

爱乐者说

贝多芬音乐的现实诠释

■李近朱

【贝多芬向命运挑战、贴近个人的情怀,是人性力量的彰显,是现实中前行不辍的意志凸显。】

西湖畔上演的 G20 杭州峰会文艺晚会,在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欢乐颂”的乐声中落下帷幕。19 世纪这位大师所讴歌的“消除分歧”“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世界,仰响几近二百年。还是这部交响曲,还是“欢乐颂”,在 20 世纪末叶柏林墙推倒的那个历史时刻,也在德国东西两域尽情歌颂。特别让德国人引以为豪的,这是德国作曲家的旷世巨作。几乎信手拈来,这部作品,还成为罗得西亚的代国歌;而在 1959 年新中国建国十年大庆之际,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由中国音乐家讴歌奏响……贝多芬的这阙乐音烙印上何等鲜明的现实痕迹啊。

与许多音乐大师的作品不同,贝多芬之作经常成为现实诠释的符号。他的许多作品,多被切题且精到地移易到现实之中。二战期间,盟军即用贝多芬的《第五(命运)交响曲》开头的音乐动机,“三短一长”的“命运敲门”之声,以电报密码形式,成为传达“胜利”誓言的一个共同载体。1943 年,加拿大邮政使用一个邮戳,除了日期地点等邮政要素外,还醒目刻上“三短一长”的“命运”图形,以及英文“胜利”的第一个字母“V”。这个传之全球至今沿用的不朽手势,正是由贝多芬不朽“命运”交响所启迪生成。还有,1953 年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悼念音乐是来自德国贝多芬《第三(英雄)交响曲》中的慢板第二章,即人们称之的“葬礼进行曲”。更在 21 世纪,当人们关注我们生存的这颗小行星的生态现状之刻,在想起鲁迅预言“将来的一滴水将与血液等价”的同时,也将贝多芬美丽曼妙的《第六(田园)交响曲》,当作世界大家庭关注环境与生态这个话题的一个理想寄望。

可以说,西方古典音乐大师其人其作能够像贝多芬这样让后人用于现实诠释的,几乎绝无仅有。这里说的音乐上的现实诠释,不是指当时专为现实的或政治性题材创作的作品,而是指多少年过去,后人依然拾起其作,为当下现实所用。

其实,贝多芬在有生之年就为现实特别是政

治性主题写过作品。如交响曲《惠灵顿的胜利》,是为 1813 年英国惠灵顿将军征战拿破仑胜利而作。这类配合现实与政治的作品,例不鲜见。如柴可夫斯基的《1812 序曲》,也是配合俄军击败拿破仑入侵的凯旋;如肖斯塔科维奇的《列宁格勒交响曲》,刻画了二战德军围困列宁格勒的神圣之战。

但贝多芬许多作品在当年创作往往无现实命题,却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特别是能够诠释到重大的政治局势。这是因为,贝多芬所处的风起云涌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时代,正是由封建专制向民主共和过渡的年代。那个时代的青年往往热血沸腾,激情四射。贝多芬传记表明,当年他就是一个火爆“愤青”。“共和理想”深入骨髓,并成为他的终生信仰。尽管他曾将信仰具象化为对于拿破仑的崇拜,以致创作了献给拿破氏的《第三交响曲》,但当他知悉拿破仑称帝之后,理想偶像坍塌了。贝多芬怒骂其“不过也是一个凡夫俗子”,撕毁了题献的总谱扉页。其实,这部作品音乐并不是刻画一位政治人物,而是叙说了一种崇高理想。正因他站在一个坚实的时代基点上,抒发了人类共同理想,才得以沟通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不同族群。要进步而不是止步,要前进而不是后

退。贝多芬的音乐反映了世界性的共同思维,表达了全人类追求和谐与美好。这种融入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人的崇高理想和纯洁情感,尽管还不是现实,但却是从贝多芬时代开始到今天一切正直善良人们共同的追求与冀望。正是因为他和他的音乐烙印下那个时代追求前进崇尚进步的砥砺前行精神,才有了跨越时代,给今人以奋进和激励的现实感。

此外,贝多芬还运用最具感情色彩的音符,在搭起人类和平、自由、欢乐的宏大理想世界中,特别强化了个体人性中的坚韧与毅力。他用音乐激励自己和所有的人战胜挫折,“扼住命运的咽喉”。贝多芬的向命运挑战,贴近个人情怀,是人性力量的彰显,是现实中前行不辍的意志凸显。

以时代与人性作为支撑的贝多芬音乐,唤来了跨越时空的共鸣效果。西湖畔的“欢乐颂”声歇之刻,人们从景境中、从神情中,看到了我们为之奋斗的未来。此刻,贝多芬之声也正是中国所力倡和平发展理念在音乐中的升华。

感谢两个多世纪前这位异国乐圣为后人撒下如此美丽而深邃的音符,这足以让这个世界上任何纷乱,都应有愧于写下不朽乐章的不朽贝多芬。



医学之文学 文学之医学

■武夷山

【他认为,西方文化的特征之一是“向自然开战”,医学也是采取对抗模式,但这种思路似乎已经走入穷途末路。】

自古以来,诗人都在不断触及战争题材。1854 年,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巴拉克拉瓦战役结束 6 星期后,英国桂冠诗人丁尼生用 55 行的诗歌《轻骑兵的冲锋》记叙了这场战役,主调是颂扬轻骑兵的英勇。他写道:“战士们不问有人铐下大错的原因 / 他们的职责是作战、牺牲。”1890 年,另一位英国诗人吉卜林创作了回应这首诗歌的《轻骑兵的归宿》,他在诗中写下了这样的意思:幸存的战士们从他们为之作战的祖国所获得的只是弹震症、残疾和失业。

美国军医 Frederick Foote (弗里德里克·富特)于 2014 年发表了他的首部诗集 Medic Against Bomb:A Doctor's Poetry of War(冒着炮火的救护人员:一位医生的战地诗篇),他似乎把丁尼生撰写挽歌的才气与吉卜林的亏欠感结合了起来。该诗集被 The Progressive(进步)杂志评为 2014 年最佳图书。

富特是美国军医,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普通人文科学文学士学位,在乔治城大学医学院获得药理学硕士学位和医学博士学位。他服役 29 年,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地待过。在其诗歌中,他为战争双方的死伤者哀叹。他是和平主义者,他说他的立场是“痛恨战争,但热爱和尊重勇士”。

从战场回来后,2001 年,在军方资助下,他策划了 Epidaurus Project(埃皮达鲁斯计划,注:埃皮达鲁斯是古希腊阿尔戈利斯的一个古镇,是医药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神庙所在地),旨在用整体医学的方法治疗脑损伤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患者;2011 年,他与别人共同策划了也是由军方支持

的 Warrior Poets Project(战士诗人计划),将包括诗歌在内的各种艺术作为治疗手段之一。可以这么说,作为诗人,他关注的是医学之文学,作为医生,他关注的是文学之医学。

2015 年间,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他总是在创作诗歌,在 2003 年美军人入侵伊拉克期间,他创作的热情更高,那时,他在“舒适号”医院船上救治美国和伊拉克双方伤员。他在一首诗歌中对那些“情感上擅离职守”的将军们呼吁道:“到我们的病房来生活两周,经受一下我们经受的伤害 / 你们就会像我们一样充满反叛情绪,像我们一样热爱和平。”

战士诗人计划在 Walter Reed 陆军医学中心实施,参与者包括 3 位拿薪水的协调员、十几位拿薪水的驻场艺术家及许多治疗专家和志愿者。几乎所有在此疗伤的战士都参与了音乐和其他文学艺术创作。事实表明,参与艺术创作有惊人疗效,尤其对脑损伤和 PTSD 患者。音乐疗法的效果最突出。

至于艺术疗法的治愈机理,还在研究之中。有一位参加写作研习班的老兵说,将自己的战场经历写下来,有利于自己控制回忆,而不是被回忆所控制。另一位女兵说,通过写作,她就能够将战时的痛苦经历存放在大脑的一个“抽屉”里,只有在她想打开的时候才将其打开。富特和同事们打算花 5 年时间,用定量测试手段来证实自然疗法、艺术疗法等等的疗效,而不只是依赖于患者自我报告的疗效。

他说,现代医学主要靠两种手段:药物和手术。整体医学则动用所有的手段,包括康复楼、家庭成员参与、护理一体化、基础保健法、先进保健法。他在 Walter Reed 陆军医学中心尝试过所有这些手段。他认为,西方文化的特征之一是“向自然开战”,医学也主要是采取对抗模式,但这种思路似乎已经走入穷途末路。

小红庙随笔

居我于西南隅

■潘小松

秋风里鱼藻池畔”。燕京八景之一的“太液秋风”如今是围墙里的废墟,长满野草。附近大地名是鸭子桥。东去是颜颇亮的中都。

完颜亮的“西湖”就是今天西客站边上的“莲花池”公园。今天的钓鱼台不容易有金代的历史遐想,西湖里的残存却有“汉家宫阙”的意韵。西客站东偏有天宁寺,所谓天下十六处储存舍利子的地方。北京城里终究只有它和玲珑两个塔。天宁寺东偏有报国寺,报国寺有顾炎武的祠堂。报国寺北偏有善果寺遗址,如今的宣武公园。宣武公园东偏有长椿寺,长椿寺北偏有土地庙。花乡的鲜花送到这里售卖,形成花市。土地庙东偏金井胡同有沈家本的“枕碧楼”,南侧芝麻胡同是林琴南的“畏庐”。崇光百货东侧是金代的海波寺。

一个人久居一座城市还要闲逛的意义在于:在历史的时空里遐想。缺少遐想的游踪是遗憾的旅程,正如你读文学不置身主人公的环境。如此,莲花庵就比水月庵有趣;长安寺就比长椿

阆苑有书

【早年间,大家聚谈的时候,还是会讨论一些形而上的东西的。尤其在北京,饭桌上聊的全都是国家大事。】

新看了个段子,说的是两个原本在华工作的美国人无奈回国了——不是因为雾霾,不是因为这个那个,而是因为受不了国人一闲聊就是房子;中国朋友很委屈,说我们不是也经常带你们去吃喝玩乐嘛,美国朋友说那倒是没错,可你们在饭馆一坐下又是聊房子,隔壁桌也是聊房子,隔壁桌的隔壁桌还是聊房子,我们实在受不了了。

这也许就是个段子,生活环境是否真能影响职业规划还真不好说。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目前在国内房子毕竟是件大事,称大家“言必谈房事”好像也真的不算太夸张。

延伸一下,其实大家在聚会进餐的时候,谈的也不一定全是房地产,也有风花雪月闲言碎语张家李家短。但这就又带出一个新的问题,有一些有一定知识层次的人,或者说所谓的“文化人”,对于这种交谈深感不满足;好不容易相聚一处,难道就是为了进行这些低层次的交流吗?

于是,继而又引申出一个思想深度的问题:如今大家相见时讨论的都是无聊琐事,谁也不愿再涉及深层次的话题,好像所有的人都被彻底俗化了一般。由此又可以再生发出有关国民素质云云,可以做出许多的文章。

其实问题还真不那么简单。

早年间,大家聚谈的时候,还是会讨论一些形而上的东西的。尤其在北京,饭桌上聊的全都是国家大事。记得有一次听钱其琛讲座,其中一句话让我印象颇深:北京人关心政治——在深圳,一聊天都是我家怎样怎样;在北京,一聊天都是中南海怎样怎样。其实不光是饭桌,在这座城市似乎到处如此,比如在出租车上,司机最喜欢与乘客谈论古今

蝴蝶却传千里梦

■郑千里

【只不过在城市里的人们,留恋于自己的水泥巢穴,对乡村田野里的蝴蝶不以为然,根本就无暇关心罢了。】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受南宋词人辛弃疾启发。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这首《破阵子》壮怀激烈,和辛弃疾的诸多抗金救亡词一样,让我吟咏再三。

何也?是因其蕴含的满满正能量吗?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檐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觥,汉箭朝飞金仆姑。”我此生庸庸碌碌,何曾有过辛弃疾这样的豪迈经历?似乎没有。

那我就大可不必自恋,“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更何来“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惆怅,“平生塞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的感伤?

“蝴蝶不传千里梦,子规叫断三更月。听声声、枕上劝人归,归难得。”重温辛弃疾《满江红·点绛楼》,皆因我近日流连在版纳植物园,时不时都可以看见蝴蝶,邂逅蝴蝶。

版纳植物园有个博物兴趣小组,8 月底的一个周末,由斯里兰卡籍博士研究生担任领队,对百花园、百竹园和藤本园的蝴蝶进行细致观察,共发现斑蝶科、蛱蝶科、凤蝶科等 7 个科的 23 种蝴蝶,包括金裳凤蝶、云南丽蛱蝶等近期较为常见的物种。

在物种丰富的昆虫群体中,蝴蝶是最容易引人注目的类群。

古时的文人墨客们,还不知道什么是生物多样性,就把独到的眼神投向了蝴蝶,写下许多与蝴蝶有关的诗词。比如:

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李白)

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杜甫)

欲争蛱蝶轻,未谢柳絮疾。(李商隐)

蛱蝶飞来过墙去,疑疑春色在邻家。(王驾)

……

究竟哪位文人写蝴蝶写得最传神?读来读去,我还是对辛弃疾情有独钟,觉得只有他“蝴蝶不传千里梦,子规叫断三更月”写得最好。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蝴蝶却传千里梦。我一早醒来拉开窗帘就惊讶地发现,居然有只梦一

兼上政治课。那时,人们似乎很愿意聊这些。

现如今,出租司机早已闭嘴,饭桌上同样也不见了那些经典话题。

为什么?是大家不再关心了吗?是大家只去关心房子以及其他更为现实的东西了吗?

这只是一部分原因,但绝非全部原因。

更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价值观的巨大变化与分裂。

事实上,过去大家在谈论某些话题时,即便观点各异,但往往有一个基本的共同前提,它或许是某条默认的道德底线,或许是某个公认的行事准则,或许是某种可以借此作出判断的共同尺度。一般来说,讨论一个问题,总会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相同或者相似的价值观,否则就只能陷入意气之争。

但是现在——一个让人感到多少有些悲哀但又无法无视和否认的事实是——公众的价值观已经分裂到了难以弥合的地步,大家根本不再具有相同哪怕仅仅是相似的价值观。所以无论大事小事,人们很难取得基本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还想认真讨论什么话题的话——好一点的情况是对话者都保持相对基本的客观,但也同样谁也说服不了谁,差一点的情况可能就是大吵起来了。

事实上现在的争吵或者说得好听一点——

辩论,早已不再是真正的探讨,而仅仅是各人极尽自己之所能,拼命找出各种似是而非的理由来维护自己与别人不同的观点罢了。

饭桌酒桌也罢,学术会场也罢,大抵如此。

蝴蝶却传千里梦

■郑千里

般逃离的蝴蝶,就附在阳台的玻璃窗上,在窗户内而不是窗户外!

我挥了挥手,不愿扰乱一片晨曦里的云彩,但这蝴蝶一动不动;我嗅了嗅鼻,不愿拂去植物园的一缕芳香,但这蝴蝶还是一动不动;我耸了耸肩,不愿惊动窗外游泳池里的一片碧波,但这蝴蝶依然一动不动。

这只蝴蝶算不上很美丽,但却很是神奇,她是在昨晚专程来探亲的吗?她是辛弃疾穿越时空委派来的信使吗?她是一路翩跹为我千里托梦的吗?

科学家对蝴蝶进行分类研究,较之昆虫的其他类群,显然更为细致和深入,蝴蝶由于容易被观察、监测、标记和鉴定等特性,是陆地节肢动物中最好的观测对象。

常识告诉我们:蝴蝶的蛹成熟后,就会从蛹中破壳钻出。但蝴蝶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使自己翅膀干燥变硬,刚羽化的蝴蝶很难躲避其天敌,属于羽翼未丰的危险期。

我窗户上的这只蝴蝶,应该不是一位学龄前的儿童吧?

蝴蝶美丽的翅膀舒展之后,就可以尽情地花在丛中飞翔了。

我窗户上的这只蝴蝶,大约属于体力正健的中青年吧?

蝴蝶靠前后翅不同步地扇动,因此在飞翔时波动很大,姿势极其优美,成语的“翩翩起舞”,就来源于蝴蝶的飞翔。

蝴蝶一般以花蜜为食物,有的也吸食自然溢出的树汁、水中溶解的矿物质等。

窗户上的这只蝴蝶,应该不是夜间到我这里觅食。

我也四处觅食,包括在版纳植物园里觅食,像蝴蝶也像蜜蜂一样,整天飞在万紫千红的花丛中。不过我四处寻觅来的花粉,由此而酿成的蜂蜜,都已存储在我的电脑之中。

蝴蝶成虫交配产卵后,一般在冬季到来前就会死亡。

窗户上的这只蝴蝶,应该还有它的诸多美丽梦想,可以在未来的整个秋季里加以实现。

Hi,窗户上的蝴蝶,能否轻轻地告诉我,你的光荣与梦想是什么?

也有的蝴蝶很勇敢,甚至会迁徙到南方过冬,迁徙的蝴蝶群阵容非常壮观。

窗户上的这只蝴蝶,实属三生有幸,诞生之地就在版纳植物园。诞生后压根就不愁吃喝,不仅不会受到惊扰,而且还会受到必要的呵护。

版纳植物园开展环境教育,不仅科研人员对蝴蝶爱护有加,即便是少数民族的导游姑娘——她们和蝴蝶有着一样斑斓的服饰——也会教育游客对蝴蝶爱护有加。

世界上闻名的蝴蝶越冬地点,是美洲的墨西哥和中国的云南等地。窗户上的蝴蝶,显然无需做这样的越冬长征。

蝴蝶貌似体态轻盈,真的能飞得那么遥远?像越冬的候鸟飞得那么遥远?

蝴蝶其实比候鸟还厉害呢!“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两周之后,就有可能在美国的得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这是著名的“蝴蝶效应”理论。

只不过在城市里的人们,留恋于自己的水泥巢穴,对乡村田野里的蝴蝶不以为然,根本就无暇关心罢了。

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或许已不太读辛弃疾的诗词,只喜欢听周末音乐会,听小提琴独奏曲《梁祝》;或许喜欢听流行音乐,听《两只蝴蝶》;“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亲爱的,你张张嘴,风中花香会让你沉醉……”我似乎已经沉醉。我打开阳台的一扇窗,紧贴着玻璃窗的蝴蝶显然很默契,知道和我已完成了对话,完成了心灵的交流,扑闪着一对美丽的翅膀,轻盈地向窗外飞去。

中英村诗苑

卜算子·登北固山

■严加安

北固话英雄,名寺夸甘露。
吴蜀联姻假作真,险被周郎误。

远眺见金山,难觅江舟渡。
往昔千帆竞渡川,嬗变休闲处。

轱辘体·不将今日负初心

■余德浩

不将今日负初心,服务人民赤子吟。
九十五年风雨过,根深叶茂有甘霖。

立党南湖信仰仰,不将今日负初心。
千难万险从容度,奏响小康强国音。

名继利索岂能淫,饮水思源泪沾襟。
载覆须知民意贵,不将今日负初心。

注:“不将今日负初心”句出自《贡院题》(唐·魏扶)诗。

古风·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

■马道骏

九五周年回首望,天翻地覆慨而慷。
复兴圆梦振华夏,发展经济争自强。
治党从严反腐败,创新开拓奔小康。
初心不忘强理念,继续前进创辉煌。

七律·遥祭黄帝陵

■布春城

桥陵梦谒路迢迢,沮水环山墓耸霄。
龙御寒天乌号泪,霁泽万世肇新潮。
仙台九转遗汉武,甲士千重哀氛高。
华裔子孙遍世界,初祖护佑紫微昭。

七古·游庐山 怀念彭德怀元帅

■王赫珍

横刀立马斗敌顽,疆场驰骋不畏难。
抗美援朝功盖世,文韬武略勇谋全。
投身建设鞠躬忘,坦荡无私进谏言。
千古奇冤洗雪雪,英灵得慰尸骨寒。